

草药先生

平利 王仁菊

先生是乡下人顶敬意的称谓。我们那一条沟里，方圆几十里满共三个先生，一个蛇医先生，一个兽医先生，一个中医先生。在沟里教书育人一辈子的老黄也只落了个“黄师”的雅号，较之先生还差着一截子庄重敬奉。这倒不是乡下人不敬文明或斯文扫了地，而是没有余力。早年的边远山乡，吃饱穿暖之余，除了生死都是小事。蛇医先生是个女先生，顶神秘也最业余。师从何人无人知晓，她从主动提及，旁人问得急了，只说一游方郎中早年口授。蛇医先生虽是女流，却善饮酒。沟里有与她相好的妇人，做好吃喝，奉上米酒，想套话说得方子。她告人说，师傅跟前发了誓言，还指引着拜了“柳先生”，准允多得一口衣食，若背了誓，那不光是欺了师傅还欺了心，只怕再也睡不踏实了！女先生说得诚恳，那妇人也就收了心思。妇人这心思也没算白费，倒也涨了两分见识，知晓草药带着露水采摘最好，“柳先生”是那“钱串子”的敬称，乡下人把蛇叫钱串子。

女先生常于夏日清晨去老茶山上采草药，草药混在猪草篓子里，除了她，谁也不知那一背篓猪草中哪样是猪草哪样是药草。但有心人在她屋后的林子里还是发现了一些端倪，那里不时有移栽草药的痕迹，只是苦于没有配方。她配药时总背着人，先去屋后的树机里揪一撮草包在桐树或桑树叶里，折身回里屋摸索一阵，把药草在嘴里嚼成绿泥似的吐在桐叶或桑叶上，对着伤口敷上去，再用白洋布条一圈一圈缠得稳妥。

女先生的蛇药不光治蛇伤，对各类疮痍肿毒都有奇效，尤其对蜂毒有奇效。我曾贪嘴，爬树上摘八瓜触了马蜂窝，情急之下护住了头，却被两只马蜂顺袖口钻进衣袖蜇了胳膊。我听老辈人说马蜂的毒刺连着肠肚，一只马蜂仅能蜇人一回就命不久矣。一时性起，捉了袖里一只眼看个究竟，结果又被蜇了大拇指，一时痛得龇牙咧嘴。飞跑到女先生家，她麻溜地帮着挤了毒刺，覆了药泥，约莫半盏茶工夫，火烧火燎的灼痛感转为微微刺痛，只蜇伤处红肿一时不见消减，两三日

后才逐渐恢复。

事实上，女先生一年里也没治过几回蛇伤蜂伤，疮痍肿毒倒是治了不少。毕竟乡里人与蛇虫百毒自有相处之道，一般是互不侵犯。却因环境艰苦，卫生条件差，罹患疥疮痲疹者不在少数。但一沟两岸的人，都习惯称她蛇医先生。

兽医先生姓张，是个讨喜的性子，见多识广，一肚子古今。他给牲畜瞧病，也兼治人跌打损伤，还有驯猪驯牛的手艺。据他说，另有正骨的绝活，只无人见识过。他走到哪儿都背着一个土黄色帆布挎包，包很大，上书“为人民服务”几个朱红大字。包里塞着他顺手采挖的各色药草，夹层里藏着个小小的牛皮口袋，里面装着一个刀片，一卷黑丝线和一枚弯钩状的银针，这是他师承祖匠得来的家什，精贵得很。他驯猪驯牛时念念有词，说：“断了子孙根，不操子孙心，肯吃肯长哩，做个快活神。”牲畜听不懂，只拼命嚎叫，倒把一旁帮忙的人逗得乐不可支。

兽医先生身形不高，却孔武有力，胳膊上全是腱子肉。这大抵得益于他常年走村串户，还不时去深山里采挖药材。每年夏秋他都要到山里采几回药，除了近旁的山谷，还去过药府山、化龙山、神仙台这些老林子，最远到过神农架。采挖到不少难得一见的好药，如灵芝草、狮头参、金钗石斛、七叶一枝花、江边一碗水等。去这些地方采药，往返都是徒步，回程又是负重，一趟下来得好几日，一个人不成，一般都是要好的同行两三人搭伙。大家各带一把弯刀，一个特制的小铁锤，两个蛇皮口袋，一摞锅盔馍。水和火都不必带，山里有上好的泉水，老机里忌生火。

早年的深山老林较之如今更为荒野，主道多是山路，野物更是数见不鲜。人们时常好奇，在这样的老林子里一待几天心里不怯吗？张先生总笑说，入了哩道自有祖师护佑，药王会庇佑采药人哩！豺狼虎豹不欺你，泉水野果也尽唾手可得，宿在老机里和睡在屋头床上一样酣实。人们将信将疑，他便讲了不少采药见闻自证。

如某年盛夏与邻村同行老袁去神农架采药，遇一水桶粗大蟒蛇，盘在一株老架前不走，人不敢撩蛇，蛇也不伤人，两相对峙不下。老袁灵机一动，合掌鞠躬对蟒蛇道：我们是要“请”了这参回去救命哩！您高抬贵身让我们“请”了去，功德算您的行不？说来也怪，那大蟒吐吐信子，径自游走了。

又说，有一回在化龙山采金钗，被守护在侧的“神农飞鼠”袭击，他们便拱手作揖保证只采三五株医人，绝不贪多！那飞鼠果真就隐入丛林不见了，顺手还得了一捧五灵脂。据说，金钗位居“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喜生于悬崖峭壁，民间言其生长环境为：狗不叫，鸡不鸣，半阴半晴，还要听水声。因而采挖金钗十分不易，多是一人腰缠绳索悬于峭壁采挖，另一人在高处拉放绳索，受不得半点干扰。而神农飞鼠面似狐，耳如兔，口如鼠，眼如猫，爪如鸭，能飞檐走壁，极富灵性和神秘色彩，是金钗又忠实守护者。飞鼠粪便即名贵中药五灵脂，乃金钗生长必需养料，金钗长成后又是飞鼠酷爱的美食，因而采挖金钗最难对付的便是这护食的飞鼠。

这样的故事听得多了，由不得人不信。如今回想，仍不失为逸闻趣事。

中医先生姓胡，是沟里最有学识的人。这是周边几所小学老师时常讨教得出的结论。胡先生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终年戴着一顶蓝黑布帽，面皮白净，面上神情淡淡的，看人看物一个表情，瞧不出悲喜，走路说话尽皆慢条斯理。除了把脉瞧病，给小儿起名，题写春联，代人写约立契……这些活计也多是他承揽着。只要恳请，一概应承。就是慢，嘴上答应得慢，手上就更慢了。比如有个人请写一副春联，他听人说完，长长哦一声，沉吟片刻，问要几个字哩？定了字数，开始裁纸，一副对联光裁纸就得十来分钟，待得写出来，最快也得须得两刻钟。

他瞧病时极少说话，先来回诊脉，然后看舌苔，再翻看左右眼皮，若诉哪里痛，额外触诊一番。然后提笔，一笔一画开方子。处方开完对着光仔细瞅一阵，起身抓

药，三五付药配好，半个时辰也就没了。乡下农活繁忙，日子也紧巴，非不得已是不求医的，有些病痛难耐的就忍不住催促，胡先生慢吞吞地回一句：“医病不医命，你这病不要命，不急。”病患无奈，只是捂肚蹙眉直哼哼。因而，胡先生的诊室里，时常是哎哟声一片，却并没有几个病人。

但胡先生的名声却极响，附近几条沟的人都慕名前来求医。病人吃了他的药，说几时能好，一准儿能好。说不必治了，去了县里的医院也还是没辙。大家都嫌他慢，但又都极是叹服，尤其是老一輩人，说磨刀不误砍柴工，脉诊仔细了，药对上症候了，不比啥都强哩！因而胡先生的诊室里，远近往来求诊者不息。加之义务帮人代笔，他终日都坐在诊室里忙碌。用现在的话说，见天都在加班。

我最怕去胡先生家抓药或求对联了，时常等得人犯瞌睡。但我喜欢看胡先生写字。没人问诊的时候，胡先生总在看书写字。书是厚实的线装书，页面发黄，字都是竖着的。他戴着眼镜一行一行来回看，不时点头摇头，仿佛在与其那些站着的话对话。写字时与素素判若两人，面上庄重肃穆，手上龙蛇飞动，半点不带犹疑。写完平仄展铺开在桌面，四角用小石子压住，再定定地瞅一會兒，起身离开。面上仍没什么表情，但从眼神里能看出满意不满意。

我小的时候胡先生就是一中年大叔，听说辞世时还是那般模样，几十年光景依稀只是晃了一下。我回村路过胡家老宅总想起他，有时看到中草药也会想起他，想他是怎样一个人呢？算是活成半个庄子的人吧？但又觉得不能如此简单定义。

三位先生各有所长，却皆以草药先生自居，说草根人医草根病，行医施药概不十分计较报酬。乡人可以“换工”方式承情，于农忙时帮着收种两日或挑些家下菜蔬粮食抵付诊金药资。亦可赊欠，得便偿还，十年八年无人讨要，遇到家境贫寒的苦主，人走账也就了了。

如今，各村都有了卫生室，街上还开着几家大药房，大家看病买药很是方便，草药先生的往事成了村上老人念叨的故事。

谈起安康路的往事，生活在这里的人似乎更有发言权。我不知安康路为何时所建，专门去查阅了资料：1952年改人行道为车行道；1955年改为简易公路；2012年改为二级公路；2020年安康高速公路通车……路漫漫，而我仍愿回忆，曾发生在这条路上的风花雪月，以及如今更可见到的，那山重水复的美景。

第一次听到关于安康路的传说，是我父亲有些教诲的声音，他说自己的堂兄解放以前为了去安康城求学，是坐着滑竿去的，轿夫们在路上要走几天，不仅如此，还要多有护卫，以防备可能撞见的土匪攻击。第二次听安康路的话题，是我母亲有些夸张的声音，她说自己的小叔叔有一次深夜走安康路，遇见了一只豹子，然后他竟然打跑了它，并飞快地逃走了。这个流言在我们孩子辈里四处传播，传说中豹子那像灯笼一样的眼睛，为我们的童年带来了惊异，同时也有一些神秘和好奇。

慢慢地，我开始坐着车走那条路了。那些道路是多么漫长啊，穿过了无数的之字拐，大车车尾巴呼呼地喘着粗气，童年的我，不断晕车，仿佛吐出了五脏六腑。路两边的野花们，也被蒙上了厚厚的灰尘。

那时代的安康公路，在佐龙镇有一个古老的渡口，一个大的轮渡，可以搭载三辆汽车。车辆多的时候，等待渡过岚河的车辆们排成长龙。于是就有很多乘客先行乘坐小船到达古老的佐龙小镇，去镇上顺便赶一车，那个山区小镇也因此变得更加热闹。这样古老的轮渡，在文艺作品的表现里有很多优美的桥段，比如沈从文先生《边城》里描述的渡船，还有法国作家杜拉斯笔下描摹的，涪公河轮渡上中国青年与法国少女的美好邂逅，那些作品曾被拍成电影，泛黄的画面里充满了时光穿梭与怀旧的温柔记忆。

二级路刚建好的时候，道路两边栽植着竹林、杉树、雪松、杨柳等各种树木以及绿化小品，一改以前的尘土飞扬，路边的鲜花和野草赏心悦目，清新无尘。在这条路上，我常常往返，惯看着大自然四季的丰富馈赠，见证着冷暖人间的真情故事。

从安康前往岚河这条二级路，融合着安康境内众多闻名遐迩的景区，行程大约包含国道211、国道541两条路线，路线涵盖瀛湖风景区、双龙溶洞与茶山景区、佐龙镇蓬莱岛、蜡烛山、巴山大草原、千层河景区等。无论是在高速还是在二级路，都是山环水绕，从幽深隧道到豁然开朗再到别有天地。

最喜欢的还是缓缓开着车，经过瀛湖和岚河的那些路段，一侧波光粼粼，一侧路过山瀑、果树与人家。我常常在这样的路上服务区停下来，看看风景，拍拍照片，听风语和鸟鸣，沉醉在山花烂漫或者落叶萧萧宁静的氛围中。

路漫漫过安康，在这条道路上，我的一生仿佛也便是这样，经过着那些四时的变化，成长的喜悦与烦恼，爱的懂得与释然。

路漫漫过安康

市直 王晓云



母亲的篾箩

汉滨 张朝林

篾箩

密密麻麻的竹篾条，围成一个圆形的器物，盛放着针线、剪刀、顶针、鞋样、纽扣、碎布、锥子、麻绳，盛放着一家人的冷暖，用时间的针线，把春夏秋冬缝缝补补，串成皱皱巴巴的日子，这就是母亲的篾箩。

三婆说，母亲还是少女的时候，外爷就把篾箩给编织好了，外婆给张了一张张箩，这是扎花绣朵的工具，外婆手把手地教母亲绣花，绣绣绣前程。绣母亲少女时候的羞涩。也绣母亲扭扭捏捏的爱情。

起初，父亲和母亲是同学，毕业时，父亲赠给母亲一支英雄牌钢笔，母亲回赠给父亲一个手绢，手绢上绣着一湾湖水，水边是绿柳，一对鸳鸯弄美了湖水。

接着，月黑头的夜晚，父亲蹑过家乡的小河，和母亲一起，在桂花树下等月亮。

接着，父亲用自己亲手编制的箩筐，去时，挑着粮食、黄酒、礼吊肉和一匹红绸布，回时，挑着母亲，挑着外爷给母亲一口箱子、一口篾箩，把爱情挑回家。从此，父亲的扁担挂上了责任，也挂上了沉甸甸的生活，从此，扁担和父亲的腰同样向倦着。

紧接着，母亲去下篾箩，在秀发上磨亮大针、磨亮长锥、磨亮顶针，开始缝补婆婆的日子。

碎布

母亲，从不放过一块碎布头，就是指指甲盖大的一块，也要拾起来，夹在针线盒子里。

父亲是民办教师，拿出一个月六元钱的工资补贴，让母亲买布料，打扮苦闷的生活。一个斜阳如火的下午，母亲赶集镇上的缝纫铺回来，高兴得像一只喜鹊，母亲给父亲试衣服，黄的确良衬衣，穿出军人的风采；穿上绿花裙子的妹子，成了一只孔雀，在夕阳下飘舞；我穿上白褂子，端着红缨枪，喊着“冲！”母亲咯咯笑，唯独没有她自己的衣服，打开一个红布单，却是五彩缤纷的碎布头。母亲说，缝纫铺丢弃的碎布头，她都捡回来了。

捡拾回来的碎布头，堆满了篾箩。堆满篾箩的碎布头，是在篾箩里日子的花朵，母亲精心摘取。

用黑色碎布头，给父亲缝制一个厚厚的垫肩，垫起生活的重量。用五花碎布头，给妹子绣一双“兔儿鞋”，跟随妹子的童年一起蹦跳。用黄色碎布头，给我缝制一顶帽子，遮挡童年的风霜。

用细碎的布角，给我补救磨破的衣服，从此，我的身上披满五颜六色的星辰，闪烁在我童年的天空里。用极小极小的碎布头，母亲给自己拼凑一块手绢，擦拭生活中苦的、甜的、酸的、辣的泪水。

针、顶针、拔子和长锥

母亲的针很多，大针、小针、钩针、绣花针，样样俱全。大针用来缝制被子、棉衣、鞋底以及粗帮的生活。小针用来连接薄衣、单裤、裤头以及单袖的日子。至于绣花针、钩针，给过娃娃娃绣兜兜、勾长童帽百岁帽，给出嫁的姑娘绣鸳鸯枕头、绣头盖巾以及憧憬的盼头。而长锥，专门对付坚硬的日子。

母亲用长针，挑过我人脚掌、手掌、身上的刺，把那一根根黑色的苦丁连同一颗一颗的血珠以及一个一个的痛点，都一起挑了出来，没了刺的生活，身子轻松多了。

母亲的脚掌，生满了“鸡眼”光脚板踩在土地上的父亲，总是疼得龇牙咧嘴。到了冬天，“鸡眼”炸裂，露出血肉，总有刺骨的寒风灌入，“鸡眼”落泪了，父亲的脚掌从来没闲过。

白天穿上鞋的父亲，走四季，走荆棘。母亲说，日子再苦，也要护好父亲的脚掌，这全家是生活的浆，是万万不可锈坏的。于是，春天里，母亲给父亲缝制单鞋；夏天里，缝制布凉鞋；秋天里，缝制“灯芯绒”鞋；冬天里，缝制软棉鞋。我看见，母亲给父亲缝制鞋，大针锥断一根又一根，用拔子，一根又一根拔出来，再换上新针，接着锥；锥子刺弯了一次又一次，捶打直了，接着剃；顶针一回又一回滑了，扎破手掌手背，母亲一遍又一遍接着顶。

喜欢看母亲拿大针和锥子，一次又一次在头发上摩擦，银色的针与银色的头发交流，滑翔出银色的光彩，母亲就是光环中的圣母。

桃园街景写意(外二首)

吕刚

仿佛若有光
仿佛桃花源老地方
修行数十步
乃民权路路口
一株无花树
结一张蛛网
泛丝丝古意的亮
对面的匾牌
繁笔之“云想衣”
皆是诗人熟悉的古文字
街上往来男女
衣着悉如外人
或骑车，或走路
并怡然自乐
见余，不问所从来
不论魏晋
亦不言不足为外人道也
停数日，辞去
仿佛若有失
仿佛黄梁梦一场

又随时把喜乐拿走
一肚子的话横竖不讲
贴上的标签、绣上去的花
那不是你的荣光与梦想
你卑微的身世
水与火的洗礼
一生坚守的秘密无可告人
你一旦开口，谁也拦不住
粉身碎骨，就要回故土

风中的戈壁

车子停下来。停在戈壁滩上
让我看一看
想象中的你与你给我的想象
有何不同
坚硬的石头俯拾即是
柔软的植物若有若无
万有归于沉寂
发出声响的是风

陶罐

仿佛有一肚子话
总不讲
安静地立在角落
任凭打量、任人遗忘
谁都可以把衷怒装进去

车子停下来。停在戈壁滩上
让我想一想
看见我的我与没见时有何不同
坚硬的脑壳触手可及
柔软的思想妙不可言
万有归于沉寂
发出声响的是风



春消息

赵子悦作

瀛湖

第 1380 期

拜访贾平凹

旬阳 王庭德

那是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断断续续下了几天的雨，被春雨清洗过的大地，干净、安静。

一天上午，我的手机响了，快递小哥打说有我一个包裹，让当面签收。快递是西安市寄来的，心想这肯定是贾平凹先生给我题写的书名到了。前几天晚上，平凹先生给我发信息：“明天托人寄去书名”，此刻我是激动的、幸福的。

拆开快递，果然是贾平凹先生题写的书名到了，“心灵的灯盏”这幅墨宝是用宣纸题写，虽篇幅不大，但字体苍劲有力，拙味浓郁，洒脱中尽显功夫。朱砂印章雅致清晰，落款意犹未尽。

时间回到一个星期前，我给正在北京开会的平凹先生发去信息：“贾老师，我是侏儒文学青年，写《这个世界无须仰视》的王庭德。今年有爱心企业资助我出版诗集，我有一个梦想，万分希望能请您写个序文。”

等待中收到平凹先生的信息：“我还在京，忙得别人无法想象，身体又不好。序实在没时间写，而且五年前就宣布不写序

了。这样吧，我给你免费写个书名。你把要写的书名和地址发我，我写了寄你。”

当即一番感谢之后，又急切地给他发去了书名、通讯地址和电话。尽管他也给我身边的其他几位残联朋友免费题写过书名，但都是他写好后，让人通过网络扫描件传过去的，并没有得到他的实体字，无疑我是幸运的，还那么快就给我寄过来了。

我在出版长篇纪实文学《这个世界无须仰视》时，平凹先生已为我题词写过寄语，为拙著画龙点睛，记得平凹先生是这样说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水，只要它到达海洋，它就是海洋了。庭德身残志不残，他的精神高度才是他真正的高度……”

“贾老师，您寄来的字已收到，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在百忙中为我免费题写书名，我是您的忠实读者，在您近期方便时我登门拜访好吗？安康学生王庭德。”

真的没想到，平凹先生很快就回信了，说：“清明之后你来。”

老师明天有空没，我来拜访您。”他立马回复约定下午五点。

我提前一天抵达西安，当天下午赶到西安城南休息一晚，以饱满的精神去拜会平凹先生。

次日长安一片晴，虽临近傍晚，但热浪依然裹得正紧，一路上，观望着车水马龙的街景，心想再过两个小时就要见到著名作家平凹先生了，激动。拜会平凹先生虽不是第一次，以往都是在开会时，这是第一次前往他的居所，实在掩饰不住内心的百感交集兴奋激动，往事一幕幕倒带。

初见平凹先生，是2010年，陕西省残疾人优秀作家表彰会上，我有幸被评为三等奖，由平凹先生颁奖。后来又分别在省作协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还在西安新华府庄园参加《这个世界无须仰视》出版的签约仪式，以及西安常宁宫参加80后青年作家培训班的等等活动上，也相继见到过平凹先生。印象中，每次他都显得比较庄重和严肃，较少见到他的笑容。

在激动中走进门时，平凹先生面带微

笑相迎。刚一坐下就给我递过来一支烟，我连忙摆手说“我不会抽烟”。于是他又给我沏了一杯茶，他点燃香烟认真地看我带来的文稿，并多次叮嘱我说：“莫客气，你喝水哦。”见我喝完了，先生又续上，丝毫没有之前的严肃，像一位和蔼、慈祥的长者，我感到平凹先生的平易近人。

来之前，内心打了一万遍的腹稿想和先生交流，激动之余，又不知如何言表。正当我思索着怎么开口时，外面的敲门声又响起。眼见又进来好几个人，我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想到先生确实很忙，我便不再久留。当平凹先生听说我要走时，便起身相送，并主动提议和我合影留念。以往每次在活动场合，都是我主动提出要合影。而这次，我居然忘记合影一事，他居然主动提议和我在他的书房里合影，一个大作家主动提出与我这个籍籍无名的人合影，除了感动，更是感恩。

走出平凹先生住所，夜幕开始四合，长安依然繁花似锦，一阵微风拂面，温暖如春。